

第二十六回 蜂腰桥设言传心事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

【蒙回前词：一个时才得传消息，一个是旧喜化作新歌。真真假假二事堪疑，哭向花林月底。】

话说宝玉养过了三十三天之后，不但身体强壮，亦且连脸上疮痕平服，仍回大观园内去。这也不在话下。

且说近日宝玉病的时节，贾芸带着家下小厮坐更看守，昼夜在这里，那红玉同众丫鬟也在这里守着宝玉，彼此相见多日，都渐渐混熟了。那红玉见贾芸手里拿的手帕子，倒象是自己从前掉的，待要问他，又不好问的。不料那和尚道士来过，用不着一切男人，贾芸仍种树去了。这件事待要放下，心内又放不下，待要问去，又怕人猜疑，正是犹豫不决神魂不定之际，忽听窗外问道：“姐姐在屋里没有？”【甲戌侧批：岔开正文，却是为正文作引。】【庚辰侧批：你看他偏不写正文，偏有许多闲文，却是补遗。】红玉闻听，在窗眼内望外一看，原来是本院的个小丫头名叫佳蕙的，因答说：

“在家里，你进来罢。”佳蕙听了跑进来，就坐在床上，笑道：“我好造化！才刚在院子里洗东西，宝玉叫往林姑娘那里送茶叶，【甲戌侧批：交代井井有法。】【庚辰侧批：前文有言。】花大姐姐交给我送去。可巧老太太那里给林姑娘送钱来，【庚辰侧批：是补写否？】正分给他们的丫头们呢。

【甲戌侧批：潇湘常事出自别院婢口中，反觉新鲜。】见我去了，林姑娘就抓了两把给我，也不知多少。你替我收著。”便把手帕子打开，把钱倒了出来，红玉替他一五一十的数了收起。【庚辰眉批：此等细事是旧族大家闺中常情，今特为暴发钱奴写来作鉴。一笑。壬午夏，雨窗。】

佳蕙道：“你这一程子心里到底觉怎么样？依我说，你竟家去住两日，请一个大夫来瞧瞧，吃两剂药就好了。”红玉道：“那里的话，好好的，家去作什么！”佳蕙道：“我想起来了，林姑娘生的弱，时常他吃药，【庚辰

侧批：是补写否？】你就和他要些来吃，也是一样。”【甲戌侧批：闲言中叙出黛玉之弱。草蛇灰线。】红玉道：“胡说！【庚辰侧批：如闻。】药也是混吃的。”佳蕙道：“你这也不是个长法儿，又懒吃懒喝的，终久怎么样？”【庚辰侧批：从旁人眼中口中出，妙极！】红玉道：“怕什么，还不如早些儿死了倒干净！”【甲戌侧批：此句令人气噎，总在无可奈何上来。】佳蕙道：“好好的，怎么说这些话？”红玉道：“你那里知道我心里的事！”

佳蕙点头想了一会，道：“可也怨不得，这个地方难站。就象昨儿老太太因宝玉病了这些日子，【庚辰侧批：是补文否？】说跟着伏侍的这些人辛苦了，如今身上好了，各处还完了愿，【庚辰侧批：是补写否？】叫把跟着的人都按著等儿赏他们。【庚辰侧批：是补写否？】我们算年纪小，上不去，我也不抱怨；像你怎么也不算在里头？【庚辰侧批：道著心病。】我心里就不服。袭人那怕他得十分儿，也不恼他，原该的。说良心话，谁还敢比他呢？【庚辰侧批：确论公论，方见袭卿身份。】别说他素日殷勤小心，便是不殷勤小心，也拼不得。可气晴雯、绮霰他们这几个，都算在上等里去，仗着老子娘的脸面，众人倒捧着他去。你说可气不可气？”红玉道：“也不犯著气他们。俗语说的好，‘千里搭长棚，没有个不散的筵席’，【甲戌侧批：此时写出此等言语，令人堕泪。】谁守谁一辈子呢？不过三年五载，各人干各人的去了。那时谁还管谁呢？”这两句话不觉感动了佳蕙的心肠，【庚辰侧批：不但佳蕙，批书者亦泪下矣。】由不得眼睛红了，又不好意思好端端的哭，只得勉强笑道：“你这话说的却是。昨儿宝玉还说，【庚辰侧批：还是补文。】明儿怎么样收拾房子，怎么样做衣裳，倒象有几百年的熬煎。”【甲戌侧批：却是小女儿口中无味之谈，实是写宝玉不如一环婢。】【甲戌眉批：红玉一腔委屈怨愤，系身在怡红不能遂志，看官勿错认为芸儿害相思也。己卯冬。】【甲戌眉批：“狱神庙”红玉、茜雪一大回文字惜迷失无稿。【庚眉批多八字：叹叹！丁亥夏。畸笏叟。】】

红玉听了冷笑了两声，方要说话，【甲戌侧批：文字又一顿。】只见一个未留头的小丫头子走进来，手里拿着些花样子并两张纸，说道：“这是两个样子，叫你描出来呢。”说著向红玉掷下，回身就跑了。红玉向外问道：“倒是谁的？也等不得说完就跑，谁蒸下馒头等着你，怕冷了不成！”那小丫头在窗外只说得一声：“是绮大姐姐的。”【甲戌侧批：是不合式之言、擢心语。】抬起脚来咕咚咕咚又跑了。【甲戌侧批：活现，活现之文。】红玉便赌气把那样子掷在一边，【庚辰侧批：何如？】向抽屉内找笔，找了半天都是秃了的，因说道：“前儿一枝新笔，【庚辰侧批：是补文否？】放在那里了？怎么一时想不起来。”【庚辰侧批：既在矮檐下，怎敢不低头？】一面说著，一面出神，【甲戌侧批：总是画境。】想了一会方笑道：“是了，前儿晚上莺儿拿了去了。”【庚辰侧批：还是补文。】便向佳蕙道：“你替我取了来。”佳蕙道：“花大姐姐还等着我替他抬箱子呢，你自己取去罢。”红玉道：“他等着你，你还坐着闲打牙儿？【庚辰侧批：袭人身份。】我不叫你取去，他也不等着你了。坏透了的小蹄子！”说著，自己便出房来，出了怡红院，一径往宝钗院内来。【庚辰侧批：曲折再四，方逼出正文来。】

刚至沁芳亭畔，只见宝玉的奶娘李嬷嬷从那边走来。【甲戌侧批：奇文，真令人不得机关。】红玉立住笑问道：“李奶奶，你老人家那去了？怎打这里来？”李嬷嬷站住将手一拍道：“你说说，好好的又看上了【甲戌侧批：囫囵不解语。】那个种树的什么云哥儿雨哥儿的，【甲戌侧批：奇文神文。】这会子逼着我叫了他来。明儿叫上房里听见，可又是不好。”【甲戌侧批：更不解。】红玉笑道：“你老人家当真的就依了他去叫了？”【甲戌侧批：是遂心语。】李嬷嬷道：“可怎么样呢？”【甲戌侧批：妙！的是老妪口气。】红玉笑道：“那一个要是知道好歹，【甲戌侧批：更不解。】就回不进来才是。”【甲戌双行夹批：是私心语，神妙！】李嬷嬷道：“他又不痴，为什么不进来？”红玉道：“既是进来，你老人家该同他一齐来，回

来叫他一个人乱碰，可是不好呢。”【甲戌双行夹批：总是私心语，要直问又不敢，只用这等语慢慢的套出。有神理。】李嬷嬷道：“我有那样工夫和他走？不过告诉了他，回来打发个小丫头子或是老婆子，带进他来就完了。”说著，拄著拐杖一径去了。红玉听说，便站着出神，且不去取笔。

【甲戌双行夹批：总是不言神情，另出花样。】

一时，只见一个小丫头子跑来，见红玉站在那里，便问道：“林姐姐，你在这里作什么呢？”红玉抬头见是小丫头子坠儿。【甲戌双行夹批：坠儿者，赘也。人生天地间已是赘疣，况又生许多冤情孽债。叹叹！】红玉道：“那去？”坠儿道：“叫我带进芸二爷来。”【庚辰侧批：等的是这句话。】说著一径跑了。这里红玉刚走至蜂腰桥门前，只见那边坠儿引著贾芸来了。【甲戌双行夹批：妙！不说红玉不走，亦不说走，只说“刚走到”三字，可知红玉有私心矣。若说出必定不走必定走，则文字死板，且亦棱角过露，非写女儿之笔也。】那贾芸一面走，一面拿眼把红玉一溜；那红玉只装着和坠儿说话，也把眼去一溜贾芸：四目恰相对时，红玉不觉脸红了，【甲戌双行夹批：看官至此，须掩卷细想上三十回中篇篇句句点“红”字处，可与此处想如何？】一扭身往蘅芜苑去了。不在话下。

这里贾芸随着坠儿，逶迤来至怡红院中。坠儿先进去回明了，然后方领贾芸进去。贾芸看时，只见院内略略有几点山石，种著芭蕉，那边有两只仙鹤在松树下剔翎。一溜回廊上吊著各色笼子，各色仙禽异鸟。上面小小五间抱厦，一色雕镂新鲜花样隔扇，上面悬著一个匾额，四个大字，题道是“怡红快绿”。贾芸想道：“怪道叫‘怡红院’，原来匾上是恁样四个字。”

【甲戌双行夹批：伤哉，转眼便红稀绿瘦矣。叹叹！】正想着，只听里面隔着纱窗子笑说道：【甲戌侧批：此文若张僧繇点睛之龙，破壁飞矣，焉得不拍案叫绝！】“快进来罢。我怎么就忘了你两三个月！”贾芸听得是宝玉的声音，连忙进入房内。抬头一看，只见金碧辉煌，【甲戌侧批：器皿叠叠。】【庚辰侧批：不能细览之文。】文章闪烁，【甲戌侧批：陈设垒

垒。】【庚辰侧批：不得细玩之文。】却看不见宝玉在那里。【甲戌侧批：武夷九曲之文。】一回头，只见左边立著一架大穿衣镜，从镜后转出两个一般大的十五六岁的丫头来说：“请二爷里头屋里坐。”贾芸连正眼也不敢看，连忙答应了。又进一道碧纱厨，只见小小一张填漆床上，悬著大红销金撒花帐子。宝玉穿着家常衣服，鞞著鞋，倚在床上拿着本书，【甲戌侧批：这是等芸哥看，故作款式。若果真看书，在隔纱窗子说话时已经放下了。玉兄若见此批，必云：老货，他处处不放松我，可恨可恨！回思将余比作钗、颦等，乃一知己，余何幸也！一笑。】看见他进来，将书掷下，早堆著笑立起身来。【庚辰侧批：小叔身段。】贾芸忙上前请了安。宝玉让坐，便在下面一张椅子上坐了。宝玉笑道：“只从那个月见了你，我叫你往书房里来，谁知接连连许多事情，就把你忘了。”贾芸笑道：“总是我没福，偏偏又遇著叔叔身上欠安。叔叔如今可大安了？”宝玉道：“大好了。我倒听见说你辛苦了好几天。”贾芸道：“辛苦也是该当的。叔叔大安了，也是我们一家子的造化。”【甲戌侧批：不伦不理，迎合字样，口气逼肖，可笑可叹！】【庚辰侧批：谁一家子？可发一大笑。】

说著，只见有个丫鬟端了茶来与他。那贾芸口里和宝玉说著话，眼睛却溜瞅那丫鬟：【甲戌侧批：前写不敢正眼，今又如此写，是用茶来，有心人故留此神，于接茶时站起，方不突然。庚辰侧批：此句是认人，非前溜红玉之文。】细挑身材，容长脸面，穿着银红袄儿，青缎背心，白绫细折裙。——不是别个，却是袭人。【甲戌侧批：《水浒》文法用的恰，当是芸哥眼中也。】那贾芸自从宝玉病了几天，他在里头混了两日，他却把那有名人口认记了一半。【甲戌侧批：一路总是贾芸是个有心人，一丝不乱。】他也知道袭人在宝玉房中比别个不同，【庚辰侧批：如何？可知余前批不谬。】今见他端了茶来，宝玉又在旁边坐着，便忙站起来笑道：“姐姐怎么替我倒起茶来。我来到叔叔这里，又不是客，让我自己倒罢。”【甲戌双行夹批：总写贾芸乖觉，一丝不乱。】宝玉道：“你只管坐着罢。丫头们跟前也是这

样。”贾芸笑道：“虽如此说，叔叔房里姐姐们，我怎么敢放肆呢？”【甲戌侧批：红玉何以使得？】一面说，一面坐下吃茶。

那宝玉便和他说些没要紧的散话。【甲戌双行夹批：妙极是极！况宝玉又有何正紧（注：蒙本此处作“经”）可说的！】又说道谁家的戏子好，谁家的花园好，又告诉他谁家的丫头标致，谁家的酒席丰盛，又是谁家有奇货，又是谁家有异物。【甲戌双行夹批：几个“谁家”，自北静王公侯驸马诸大家包括尽矣，写尽纨绔口角。】【庚辰侧批：脂砚斋再笔：对芸兄原无可说之话。】那贾芸口里只得顺着他说，说了一会，见宝玉有些懒懒的了，便起身告辞。宝玉也不甚留，只说：“你明儿闲了，只管来。”仍命小丫头子坠儿送他出去。

出了怡红院，贾芸见四顾无人，便把脚慢慢停著些走，口里一长一短和坠儿说话，先问他“几岁了？名字叫什么？你父母在那一行上？在宝叔房内几年了？”【甲戌侧批：渐渐入港。】一个月多少钱？共总宝叔房内有几个女孩子？”那坠儿见问，便一桩桩的都告诉他了。贾芸又道：“才刚那个与你说话的，他可是叫小红？”坠儿笑道：“他倒叫小红。你问他作什么？”贾芸道：“方才他问你什么手帕子，我倒拣了一块。”坠儿听了笑道：“他问了我好几遍，可有看见他的帕子。我有那么大工夫管这些事！今儿他又问我，他说我替他找着了，他还谢我呢。【庚辰侧批：“传”字正文，此处方露。】才在蘅芜苑门口说的，二爷也听见了，不是我撒谎。好二爷，你既拣了，给我罢。我看他拿什么谢我。”

原来上月贾芸进来种树之时，便拣了一块罗帕，便知是所在园内的人失落的，但不知是那一个人的，故不敢造次。今听见红玉问坠儿，便知是红玉的，心内不胜喜幸。又见坠儿追索，心中早得了主意，便向袖内将自己的一块取了出来，向坠儿笑道：“我给是给你，你若得了他的谢礼，不许瞒着我。”坠儿满口里答应了，接了手帕子，送出贾芸，回来找红玉，不在话下。【甲戌双行夹批：至此一顿，狡猾之甚！原非书中正文之人，写来间色

耳。】

如今且说宝玉打发了贾芸去后，意思懒懒的歪在床上，似有朦胧之态。袭人便走上来，坐在床沿上推他，说道：“怎么又要睡觉？闷的很，你出去逛逛不是？”宝玉见说，便拉他的手笑道：“我要去，只是舍不得你。”袭人笑道：“快起来罢！”【甲戌侧批：不答得妙！】【庚辰侧批：不答上文，妙极！】一面说，一面拉了宝玉起来。宝玉道：“可往那去呢？怪腻腻烦烦的。”【庚辰侧批：玉兄最得意之文，起笔却如此写。】袭人道：“你出去了就好了。只管这么葳蕤，越发心里烦腻。”

宝玉无精打采的，只得依他。晃出了房门，在回廊上调弄了一回雀儿；出至院外，顺着沁芳溪看了一回金鱼。只见那边山坡上两只小鹿箭也似的跑来，宝玉不解其意，【甲戌侧批：余亦不解。】正自纳闷，只见贾兰在后面拿着一张小弓追了下来。【甲戌侧批：前文。】【庚辰侧批：此等文可是人能意料的？】一见宝玉在前面，便站住了，笑道：“二叔叔在家里呢，我只当出门去了。”宝玉道：“你又淘气了。好好的射他作什么？”贾兰笑道：“这会子不念书，闲著作什么？所以演习演习骑射。”【甲戌侧批：奇文奇语，默思之方意会。为玉兄之毫无一正事，只知安富尊荣而写。】【庚辰侧批：答得何其堂皇正大，何其坦然之至！】宝玉道：“把牙栽了，那时才不演呢。”

说著，顺着脚一径来至一个院门前，【庚辰侧批：像无意。】只见凤尾森森，龙吟细细。【甲戌双行夹批：与后文“落叶萧萧，寒烟漠漠”一对，可伤可叹！】【庚批：原无意。】举目望门上一看，只见匾上写著“潇湘馆”三字。【甲戌侧批：无一丝心机，反似初至者，故接有忘形忘情话来。】【庚辰侧批：三字如此出，足见真出无意。】宝玉信步走入，只见湘帘垂地，悄无人声。走至窗前，觉得一缕幽香从碧纱窗中暗暗透出。【甲戌侧批：写得出，写得出。】宝玉便将脸贴在纱窗上，往里看时，耳内忽听得【甲戌双行夹批：未曾看见先听见，有神理。】细细的长叹了一声道：

“‘每日家情思睡昏昏’。”【甲戌侧批：用情忘情神化之文。】【庚辰眉批：先用“凤尾森森，龙吟细细”八字，“一缕幽香自纱窗中暗暗透出”，“细细的长叹一声”等句，方引出“每日家情思昏昏睡睡”仙音妙音来，非纯化功夫之笔不能，可见行文之难。】宝玉听了，不觉心内痒将起来，再看时，只见黛玉在床上伸懒腰。【甲戌侧批：有神理，真真画出。】宝玉在窗外笑道：“为什么‘每日家情思睡昏昏’？”一面说，一面掀帘子进来了。【庚辰眉批：二玉这回文字，作者亦在无意上写来，所谓“信手拈来无不是”也。】

林黛玉自觉忘情，不觉红了脸，拿袖子遮了脸，翻身向里装睡着了。宝玉才走上前来要搬他的身子，只见黛玉的奶娘并两个婆子却跟了进来【甲戌侧批：一丝不漏，且避若干嚼蜡之文。】说：“妹妹睡觉呢，等醒了再请来。”刚说着，黛玉便翻身坐了起来，笑道：“谁睡觉呢。”【甲戌侧批：妙极！可知黛玉是怕宝玉去也。】那两三个婆子见黛玉起来，便笑道：“我们只当姑娘睡着了。”说着，便叫紫鹃说：“姑娘醒了，进来伺候。”一面说，一面都去了。

黛玉坐在床上，一面抬手整理鬓发，一面笑向宝玉道：“人家睡觉，你进来作什么？”宝玉见他星眼微扬，香腮带赤，不觉神魂早荡，一歪身坐在椅子上，笑道：“你才说什么？”黛玉道：“我没说什么。”宝玉笑道：“给你个榧子吃！我都听见了。”

二人正说话，只见紫鹃进来。宝玉笑道：“紫鹃，把你们的好茶倒碗我吃。”紫鹃道：“那里是好的呢？要好的，只是等袭人来。”黛玉道：“别理他，你先给我舀水去罢。”紫鹃笑道：“他是客，自然先倒了茶来再舀水去。”说着倒茶去了。宝玉笑道：“好丫头，‘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，怎舍得叠被铺床？’”【甲戌侧批：真正无意忘情。】【庚辰侧批：真正无意忘情冲口而出之语。】【庚辰眉批：方才见芸哥所拿之书一定是《西厢记》，不然如何忘情之此？】林黛玉登时撂下脸来，【甲戌侧批：我也要

恼。】说道：“二哥哥，你说什么？”宝玉笑道：“我何尝说什么。”黛玉便哭道：“如今新兴的，外头听了村话来，也说给我听；看了混帐书，也来拿我取笑儿。我成了爷们解闷的。”一面哭着，一面下床来往外就走。宝玉不知要怎样，心下慌了，忙赶上来，“好妹妹，我一时该死，你别告诉去。我再要敢，嘴上就长个疔，烂了舌头。”

正说著，只见袭人走来说道：“快回去穿衣服，老爷叫你呢。”【庚辰眉批：若无如此文字收拾二玉，写颦无非至再哭恸哭，玉只以赔尽小心软求漫悬，二人一笑而止。且书内若此亦多多矣，未免有犯雷同之病。故用险句结住，使二玉心中不得不将现事抛却，各怀一惊心意，再作下文。壬午孟夏，雨窗。畸笏。】宝玉听了，不觉打了个焦雷的一般，【甲戌侧批：不止玉兄一惊，即阿颦亦不免一吓，作者只顾写来收拾二玉之文，忘却颦儿也。想作者亦似宝玉道《西厢》之句，忘情而出也。】也顾不得别的，疾忙回来穿衣服。出园来，只见焙茗在二门前等著，宝玉便问道：“是作什么？”焙茗道：“爷快出来罢，横竖是见去的，到那里就知道了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催著宝玉。

转过大厅，宝玉心里还自狐疑，只听墙角边一阵呵呵大笑，回头看时，见是薛蟠拍着手跳了出来，笑道：【甲戌侧批：如此戏弄，非呆兄无人。欲释二玉，非此戏弄不能立解，勿得泛泛看过。不知作者胸中有多少丘壑。】【庚辰侧批：非呆兄行不出此等戏弄，但作者有多少丘壑在胸中，写来酷肖。】“要不说姨夫叫你，你那里出来的这么快。”焙茗也笑着跪下了。宝玉怔了半天，方解过来了，是薛蟠哄他出来。薛蟠连忙打恭作揖陪不是，【庚辰侧批：酷肖。】又求“不要难为了小子，都是我逼他去的”。宝玉也无法了，只好笑问道：“你哄我也罢了，怎么说我父亲呢？我告诉姨娘家，评评这个理，可使得么？”薛蟠忙道：“好兄弟，我原为求你快些出来，就忘了忌讳这句话。改日你也哄我，说我的父亲就完了。”【甲戌侧批：写粗豪无心人毕肖。】【庚辰侧批：真真乱话。】宝玉道：“嗳，嗳，越发该死

了。”又向焙茗道：“反叛禽的，还跪着作什么！”焙茗连忙叩头起来。薛蟠道：“要不是我也不敢惊动，只因明儿五月初三日是我的生日，谁知古董行的程日兴，他不知那里寻了来的这么粗这么长粉脆的鲜藕，【庚辰侧批：如见如闻。】这么大的大西瓜，这么长一尾新鲜的鲟鱼，这么大的一个暹罗国进贡的灵柏香熏的暹猪。你说，他这四样礼可难得不难得？那鱼，猪不过贵而难得，这藕和瓜亏他怎么种出来的。我连忙孝敬了母亲，赶着给你们老太太、姨父、姨母送了些去。如今留了些，我要自己吃，恐怕折福，【甲戌侧批：呆兄亦有此语，批书人至此诵《往生咒》至恒河沙数也。】左思右想，除我之外，惟有你还配吃，【甲戌侧批：此语令人哭不得笑不得，亦真心语也。】所以特请你来。可巧唱曲儿的小么儿又才来了，我同你乐一天何如？”

一面说，一面来至他书房里。只见詹光、程日兴、胡斯来、单聘仁等并唱曲儿的都在这里，见他进来，请安的，问好的，都彼此见过了。吃了茶，薛蟠即命人摆酒来。说犹未了，众小厮七手八脚摆了半天，【庚辰侧批：又一个写法。】方才停当归坐。宝玉果见瓜藕新异，因笑道：“我的寿礼还未送来，倒先扰了。”薛蟠道：“可是呢，明儿你送我什么？”【庚辰侧批：逼真酷肖。】宝玉道：“我可有什么可送的？若论银钱吃穿等类的东西，【甲戌侧批：谁说的出？经过者方说得出。叹叹！】究竟还不是我的，惟有我写一张字，画一张画，才算是我的。”

薛蟠笑道：“你提画儿，我才想起来。昨儿我看人家一张春宫，【庚辰侧批：阿呆兄所见之画也！】画的着实好。上面还有许多的字，也没细看，只看落的款，是‘庚黄’【甲戌侧批：奇文，奇文！】画的。真真的好的了不得！”宝玉听说，心下猜疑道：“古今字画也都见过些，那里有个‘庚黄’？”想了半天，不觉笑将起来，命人取过笔来，在手心里写了两个字，又问薛蟠道：“你看真了是‘庚黄’？”薛蟠道：“怎么看不真！”【甲戌眉批：闲事顺笔，骂死不学之纨绔。叹叹！】【庚辰眉批：闲事顺笔将骂死

不学之纨绔。壬午雨窗。畸笏。】宝玉将手一撒，与他看道：“别是这两字罢？其实与‘庚黄’相去不远。”众人都看时，原来是“唐寅”两个字，都笑道：“想必是这两字，大爷一时眼花了也未可知。”薛蟠只觉没意思，

【庚辰侧批：实心人。】笑道：“谁知他‘糖银’‘果银’的。”

正说着，小厮来回：“冯大爷来了。”宝玉便知是神武将军冯唐之子冯紫英来了。薛蟠等一齐都叫：“快请。”说犹未了，只见冯紫英一路说笑，

【庚辰侧批：如见如闻。】已进来了。【甲戌侧批：一派英气如在纸上，特为金闺润色也。】众人忙起席让坐。冯紫英笑道：“好呀！也不出门了，在家里高乐罢。”

【如见其人于纸上。】宝玉薛蟠都笑道：“一向少会，老世伯身上康健？”紫英答道：“家父倒也托庇康健。近来家母偶著了些风寒，不好了两天。”

【庚辰眉批：紫英豪侠小文三段，是为金闺间色之文，壬午雨窗。】【庚辰眉批：写倪二、紫英、湘莲、玉菡侠文，皆各得传真写照之笔。丁亥夏。畸笏叟。】

【庚辰眉批：惜“卫若兰射圃”文字无稿。叹叹！丁亥夏。笏叟。】薛蟠见他面上有些青伤，便笑道：“这脸上又和谁挥拳的？挂了幌子了。”冯紫英笑道：“从那一遭把仇都尉的儿子打伤了，我就

记了再不愠气，如何又挥拳？这个脸上，是前日打围，在铁网山教兔鹘捎一翅膀。”

【庚辰侧批：如何着想？新奇字样。】宝玉道：“几时的话？”紫英道：“三月二十八日去的，前儿也就回来了。”

宝玉道：“怪道前儿初三四儿，我在沈世兄家赴席不见你呢。我要问，不知怎么就忘了。单你去了，还是老世伯也去了？”紫英道：“可不是家父去，我没法儿，去罢了。难道我闲疯了，咱们几个人吃酒听唱的不乐，寻那个苦恼去？这一次，大不幸之中又大幸。”

【甲戌侧批：似又伏一大事样，英侠人累累如是，令人猜摹。】

薛蟠众人见他吃完了茶，都说道：“且入席，有话慢慢的说。”

【庚辰侧批：□文再述。】冯紫英听说，便立起身来说道：“论理，我该陪饮几杯才是，只是今儿有一件大大要紧的事，回去还要见家父面回，实不敢领。”

薛蟠宝玉众人那里肯依，死拉着不放。冯紫英笑道：“这又奇了。【庚辰侧批：如闻如见。】你我这些年，那回儿有这个道理的？果然不能遵命。若必定叫我领，拿大杯来，【庚辰侧批：写豪爽人如此。】我领两杯就是了。”众人听说，只得罢了，薛蟠执壶，宝玉把盏，斟了两大海。那冯紫英站着，一气而尽。【甲戌侧批：令人快活煞。】【庚辰侧批：爽快人如此，令人羡慕煞。】宝玉道：“你到底把这个‘不幸之幸’说完了再走。”冯紫英笑道：“今儿说的也不尽兴。我为这个，还要特治一东，请你们去细谈一谈；二则还有所恳之处。”说著执手就走。薛蟠道：“越发说的人热刺刺的丢不下。多早晚才请我们，告诉了。也免的人犹疑。”【甲戌侧批：实心人如此，丝毫行迹俱无，令人痛快煞。】冯紫英道：“多则十日，少则八天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出门上马去了。众人回来，依席又饮了一回方散。【甲戌侧批：收拾得好。】

宝玉回至园中，袭人正记挂着他去见贾政，【甲戌侧批：生员切己之事，时刻难忘。】不知是祸是福，【庚辰侧批：下文伏线。】只见宝玉醉醺醺的回来，问其原故，宝玉一一向他说了。袭人道：“人家牵肠挂肚的等著，你且高乐去，也到底打发人来给个信儿。”宝玉道：“我何尝不要送信儿，只因冯世兄来了，就混忘了。”

正说，只见宝钗走进来笑道：“偏了我们新鲜东西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姐姐家的东西，自然先偏了我们了。”宝钗摇头笑道：“昨儿哥哥倒特特的请我吃，我不吃他，叫他留着请人送人罢。我知道我命小福薄，不配吃那个。”【甲戌侧批：暗对呆兄言宝玉配吃语。】说著，丫鬟倒了茶来，吃茶说闲话儿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那林黛玉听见贾政叫了宝玉去了，一日不回来，心中也替他忧虑。【甲戌侧批：本是切己事。】至晚饭后，闻听宝玉来了，心里要找他问问是怎么样了。【甲戌侧批：呆兄此席，的是合和筵也。一笑。】【庚辰侧批：这席东道是和事酒不是？】一步步行来，见宝钗进宝玉的院内去了，【甲戌

侧批：《石头记》最好看处是此等章法。】自己也便随后走了来。刚到了沁芳桥，只见各色水禽都在池中浴水，也认不出名色来，但见一个个文彩炫耀，好看异常，因而站住看了一会。【庚辰侧批：避难法。】再往怡红院来，只见院门关着，黛玉便以手扣门。

谁知晴雯和碧痕正拌了嘴，没好气，忽见宝钗来了，那晴雯正把气移在宝钗身上，【庚辰眉批：晴雯迁怒是常事耳，写钗、颦二卿身上，与踢袭人之文，令人与何处设想着笔？丁亥夏。畸笏叟。】正在院内抱怨说：“有事没事跑了来坐着，【甲戌侧批：犯宝钗如此写法。】叫我们三更半夜的不得睡觉！”【甲戌侧批：指明人则暗写。】忽听又有人叫门，晴雯越发动了气，也并不问是谁，【甲戌侧批：犯黛玉如此写明。】便说道：“都睡下了，明儿再来罢！”【甲戌侧批：不知人则明写。】林黛玉素知丫头们的情性，他们彼此顽耍惯了，恐怕院内的丫头没听真是他的声音，只当是别的丫头们来了，所以不开门，因而又高声说道：“是我，还不开么？”晴雯偏生还没听出来，【甲戌侧批：想黛玉高声亦不过你我平常说话一样耳，况晴雯素昔浮躁多气之人，如何辨得出？此刻须得批书人唱“大江东去”的喉咙，嚷着“是我林黛玉叫门”方可。又想若开了门，如何有后面很多好字样好文章，看官者意为是否？】便使性子说道：“凭你是谁，二爷吩咐的，一概不许放人进来呢！”林黛玉听了，不觉气怔在门外，待要高声问他，逗起气来，自己又回思一番：“虽说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样，到底是客边。【甲戌侧批：寄食者着眼，况颦儿何等人乎？】如今父母双亡，无依无靠，现在他家依栖。如今认真淘气，也觉没趣。”一面想，一面又滚下泪珠来。正是回去不是，站着不是。正没主意，只听里面一阵笑语之声，细听一听，竟是宝玉、宝钗二人。林黛玉心中益发动了气，左思右想，忽然想起了早起的事来：“必竟是宝玉恼我要告他的原故。但只我何尝告你了，你也打听打听，就恼我到这一步田地。你今儿不叫我进来，难道明儿就不见面了！”越想越伤感，也不顾苍苔露冷，花径风寒，独立墙角边花阴之下，悲悲戚戚呜咽起

来。【甲戌侧批：可怜杀！可疼杀！余亦泪下。】

原来这林黛玉秉绝代姿容，具希世俊美，不期这一哭，那附近柳枝花朵上的宿鸟栖鸦一闻此声，俱忒楞楞飞起远避，不忍再听。真是：

花魂默默无情绪，鸟梦痴痴何处惊。【甲戌侧批：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，原来是哭出来的。一笑。】

因有一首诗道：

颦儿才貌世应希，独抱幽芳出绣闺；
呜咽一声犹未了，落花满地鸟惊飞。

那林黛玉正自啼哭，忽听“吱喽”一声，院门开处，不知是那一个出来。要知端的，且听下回分解。【甲戌侧批：每阅此本，掩卷者十有八九，不忍下阅看完，想作者此时泪下如豆矣。】

【甲戌：此回乃颦儿正文，故借小红许多曲折琐碎之笔作引。】

【甲戌：怡红院见贾芸，宝玉心内似有若无，贾芸眼中应接不暇。】

【甲戌：“凤尾森森，龙吟细细”八字，“一缕幽香从碧纱窗中暗暗透出”，又“细细的长叹一声”等句方引出“每日家情思睡昏昏”仙音妙音，俱纯化工夫之笔。】

【甲戌：二玉这回文字，作者亦在无意上写来，所谓“信手拈来无不是”也。】

【甲戌：收拾二玉文字，写颦无非哭玉、再哭、恸哭，玉只以陪事小心软求慢慰，二人一笑而止。且书内若此亦多多矣，未免有犯雷同之病。故险语结住，使二玉心中不得不将现事抛却，各怀以惊心意，再作下文。】

【甲戌：前回倪二、紫英、湘莲、玉菡四样侠文皆得传真写照之笔，惜“卫若兰射圃”文字迷失无稿，叹叹！】

【甲戌：晴雯迁怒系常事耳，写于钗、颦二卿身上与踢袭人、打平儿之文，令人于何处设想着笔。】

【甲戌：黛玉望怡红之泣，是“每日家情思睡昏昏”上来。】

【蒙回后总评：喜相逢，三生注定；遗手帕，月老红丝。幸得人语说连理，又忽见他枝并蒂。难猜未解细追思，罔多疑，空向花枝哭月底。】